

性靈並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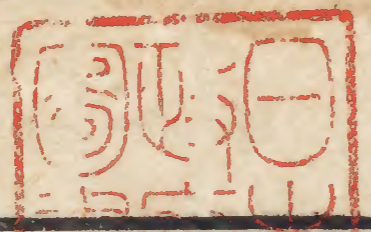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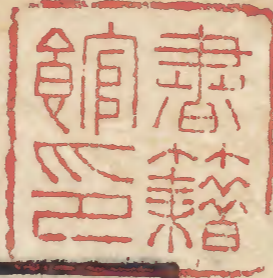
十之五

			一八	和
		三三	三二	書
	三〇	二二	號	門
一七	三架	函	類	

庫文閣内			
三		一八	和
五		三三	書
函		二二	類
二	一七	號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322		
冊數	17 (17)		
函號	205	66	





淺草文庫

榮鏡

續遍照發揮性靈集補闕鈔卷第十目錄下

答叡山澄法師求理趣釋經書一管

見還俗人詩一管

後夜聞佛法僧鳥詩一管

十喻詩十管 并序

九相詩十管

十二因緣詩十二管 今闕

性靈集少下目

十二因緣論十一首

六賦詩十首

十餘信十首

蘇東坡詩去節具詩一首

具數於人詩一首

必塔山空志兩本賦賦詩詩一首

蘇東坡詩去節具詩一首

續遍照發揮性靈集補闕鈔鈔卷第十之下

答叡山澄法師未理趣釋經書一首

理趣釋金剛薩埵之所說不空三藏之所翻
下說謂二藏於大經中摘採要用而譯出之
此古來
兩說也

書信至深慰下情雪寒伏惟止觀座主法友

勝常貧道易量

南霜寒道休康勝云
友交情勝於常人也
今謂法友特指澄和

尚勝常言其健康也勝於平常肇論答遺民書曰承遠法師勝常以為悠慰易量

貧道與閣梨契積石年歲常思膠漆之芳與

松柏不凋乳水之馥將芝蘭彌香述平素之所思膠

漆松柏乳水芝蘭並見上也今皆喻交態之不變芳馥字皆言淡交之美

舒止觀羽翼高者一空上騁定惠驥騮遠跨

三石之外分多寶座弘釋尊法此心此契誰

忘誰忍雖然顯放一乘非公不傳祕密佛藏

唯我所誓彼此守法不違談話不謂之志何

日忘矣迷舊盟不遺止觀羽翼止觀曰鼓兩翅以高飛譬定惠之堅徹大白經

疏曰奮止觀翅搏天人龍二空人空法空也分多寶座法華第四曰今時多寶佛於

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時釋迦牟尼佛入其

塔中坐其半座結跏趺坐今以二佛同座自喻澄桃海李相共弘通不謂之志詩小

雅隰桑篇曰心平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

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直思之也云

忽開封緘具覺真理趣釋ヲ雖然疑理趣多端
 所未理趣指何名相夫理趣之道釋經之文
 天所不能覆地所不能載塵刹之墨河海之
 水誰能敢得盡其一句一偈之義乎自非如
 來心地之力大士如空之心豈能信解受持
 乎謂理趣之廣大徵所未何名相 緘居咸
切說文曰束篋也廣韻曰緘封也 天所
不能覆大士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心地如空今言地言空者應上云天云地謂

非世天地所得覆載獨如來心地之
 力能載焉大士如天之心能覆焉
 余雖不敏略示大師之訓旨與子正汝智心
 淨汝戲論聽理趣之句義密教之逗留夫理
 趣妙句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攝廣從略弃未
 歸本且有二種一可聞理趣二可見理趣三
 可念理趣若未可聞理趣者可聞者則汝嚴
 密是也汝口中言說即是也更不須求他口

性理集抄下

中若覓可見理趣者可見者色汝四大等即
是也更不須覓他身邊若索可念理趣者汝
一念心中本來具者更不須索他心中從此已下
示理趣大略凡有五科今初約見聞念三種
說出理趣大師指佛也古鈔曰指惠果
逗留或曰句義也大日經疏曰句者梵云鉢
曇止翻為足嚴論是進行義住處義如人進
步舉足下足其迹所住處謂之鉢曇言辭句
逗義亦如是故同一名耳理趣妙句理趣
之句是微妙故言理趣妙句其義無量
無邊不可思議也嚴密謂語密也

復次右三種心理趣佛理趣衆生理趣若覓
心理趣者汝心中右不用覓別人身中若求
佛理趣者汝心中能覺者即是又可求諸佛
邊不須覓凡愚所若覓衆生理趣者汝心中
右無量衆生可隨其覓第二約心佛及衆生
無量衆生心是十界輪圓曼荼羅也心外無
一法衆生亦有心焉或曰衆生名煩惱所有
諸煩惱即無
量衆生也

菩薩藏經卷下
初

又有三種文字觀照實相也若覓文字則敲
上屈曲即是不對不尋若紙墨和合生文字
彼處亦有又須覓筆紙博士邊若求觀照則
能觀之心所觀之境無色無形誰取誰與若
未實相則實相之理無名相無名相者與虛
空冥會彼處有空更不用外第二約文字觀照實相三種般
若說不對不尋敲屬不可見有對色在色
蘊收文屬不相應行在行蘊攝故言不對不

尋如貝葉文竹帛字者咸屬色法對尋也舍俱
疏彼處亦有言文字亦在紙墨處也
種般若慈恩心經幽贊曰般若惠義古釋有
三一實相謂真理二觀照謂真惠三文字謂
真教今釋右五第四卷屬謂
萬行第五境界謂諸法云云

又所謂理趣釋經者汝之三密則是理趣也
我之三密即是釋經汝身等不可得我身等
亦不可得彼此俱不可得誰未誰與第四就
自他三

密不可得說顯身等
等字等取語意一密

又有二種汝理趣我理趣即是也若未汝理趣則汝邊即有不須求我邊若未我理趣則有二種我一五蘊假我一無我大我若未五蘊假我理趣則假我者無實體無實體者何由竟得若未無我大我則遮那三密即是也遮那三密何處不遍汝三密即是不合外未

第五就汝與... 我說理趣道

又余未知公是聖化耶為當凡夫耶若佛化

則佛智周圓有何所闕更事未竟若權故未

竟則如悉達事外道文殊事釋迦

化責 悉達事外道釋迦譜第二曰余時姨

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乃至

太子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

訪見國中聰明波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令來以

教太子余時右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漢言

與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

羅門言欲囑尊者為太子師此可余不婆羅

性靈集抄十下

六

起大學堂七寶莊嚴床榻學具極令精麗下
 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念時
 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
 太子見此書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闍浮提
 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
 又復問曰於此阿字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
 然又不能答內懷慚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
 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
 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闍浮提書
 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闍浮提中或有梵書法
 樓書或蓮華書右如是等六十四種今取
而隨又依阿羅羅迦摩羅鬱陀羅羅摩子修
 學之事當廣此引師矣文殊事釋迦方等陀羅
 尼經第二曰我今復更略說往昔因緣我於

往昔作一比丘時有居士設大施會云我時
 極大貧窮而無所有我時望得有財物故往
 詣會處於其中路見有大橋於其橋上見眾
 多人忿忿往來時諸人中有一智者我以愚
 意問此人言此橋何人所作此河從何所來
 今向何流云次第而作七千八百問已念時
 智者便答我言咄癡沙門居士請汝等汝但
 涉路至於會處可得悅意後可生悔云我時
 聞此語已涉路而去便到會處所食蕩盡財
 寶無餘我時見已懊惱結恨嗥聲叫言是何
 苦哉心所生云如是苦到於橋上見向智人
 時智人問曰沙門汝云何憔悴如是多不吉耶
 我時答言以貧窮故往詣會處求衣服飲食
 所須之具於其中間以見於汝徒問無益之

世靈集抄十

七

言便我不值飲食所須財賄以是因緣我心
生惱今時智者而答我言夫為比丘於身無
利而不可問何用問為善士比丘汝以一誤
失現在利從今已往於身無益而莫生問應
觀諸法於身利者而應須問何謂為利觀有
為法應以遠離云善男子我因是已來得人
究竟惠任中道心云今時阿難白佛言世尊
如是人者今何所在更是果報經幾劫乎佛
號云何劫名何等其王名何佛出阿難云
佛號栴檀華如來至直等正覺國名尊帝劫
名淨持王名栴檀佛生彼王宮成等正覺而
取涅槃次復有佛名釋迦牟尼如來次第二
萬億釋迦牟尼佛吾悉供養最初佛者全我
堅固陀羅尼豈異人乎今即文殊師利法王

子是云祖庭事苑第二曰七佛祖師指文殊
也按處胎經文殊偈云計我成佛身此利為
寂小座中右疑故於胎右變化我身如微塵
今在它國土三十二相明在在無不現昔為
能仁師今乃為弟子佛道極曠大清淨無增
減我欲現佛身一尊不並立此界既受教我
利見佛身

若實凡末則應隨佛教若隨佛教則必須慎
三昧耶越三昧耶則傳者受者俱無益也夫
祕藏興廢唯汝我汝若非法而受我若非法

法苑珠林卷第十

而傳則將來求法之人何由得知求道之意

非法傳受是名盜法即是誑佛次以實凡責

摩耶禁詔佛本誓教誠也越違越也一字頂

輪王時處儀軌曰傳法阿闍梨先簡擇弟子

淨信決定者灌頂師若見如此勝法器以種

種方便慰誘先為說大乘祕密門種種開示

已授與佛性戒當引入輪壇灌頂受職已令

瞻觀聖會若示三摩耶從今至成佛莫捨苦

提心親從阿闍梨對受諸儀軌印契及密語

微妙三摩地於此教法中一字不應向未灌

頂者說本尊諸教法除本受法師設諸同行

人亦不得為說假已得成就纔說便散失現

招諸殃禍中夭墮地獄是故常守護此三摩耶禁諸佛共演說眾聖皆保持應學勿違越

又祕藏奧旨不貴得文唯在以心傳心文是

糟粕文是瓦礫受糟粕瓦礫則失粹實至實

弃真拾偽愚人之法愚人之法汝不可隨亦

不可求述祕藏奧旨在心不在文 糟粕如

者珠王之 鑛垢也

又古人為道求道今人為名利求為名之求

不來道之志未道之志忘已道法猶如輪王

仕仙誠為名利之末非真未道也 古人論

輪王仕仙法華第五曰亦時佛告諸菩薩及
天人四眾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未法華經無
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未於無上
菩提心不退轉乃捨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
宣令四方未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
身供給走使時有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
名妙法蓮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
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菓汲水
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作床座身心無倦
或疑曰經說國王此言輪王當有他事緣矣

今按秘藏寶鑰曰輪王作床中性院注引此
法華文國王亦稱輪王何害之有矣以輪王
之尊仕仙而作床
是忘已道法者也

途聞途說夫子亦聽時機不應我師默然所

以者何法是難思信心能入口唱信修心則

嫌退有頭無尾言而一行如信修不足為修

合始淑終君子之人明信心能入

古鈔途聞途說四字屬輪王仕仙解夫子亦
聽屬下看義太不通亦字當作不蓋轉寫三

豕爾論語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集注
曰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
聽塗說則棄之矣 難思難思議也 信心
能入大日經疏第一曰菩提心白淨信心義
也釋論亦云佛法大海信為能入云又第一
曰然道人之法非智力籌量所能及之唯信
者能入耳

世人厭寶女而愛婢賤咲摩丘以緘燕后好
偽龍失真像惡乳粥寶鍬后瘦者是鑽左手
則是 舉世人之所好僻以喻 寶女法華曰
轉輪王寶女文句記曰言寶女者是天

種不乃佛不出家當為輪王天送寶女以為
侍者或云是羅刹女如天帝釋亦妻脩羅女
乃章安云寶女能生子云經律異相第二
十四曰玉女寶者忽然自現顏色從容面貌
端正不長不短不鹿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
柔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梅檀氣
口出優鉢羅華香言語柔輒舉動安詳先起
後坐不失儀則時王無着心不暫念况復親
近卷又出長阿含 摩丘賢珠燕后 似王之
偽龍葉公之子 並見上 乳粥十誦律曰波羅
門王阿耨耨達施八股粥謂乳酪胡麻豆摩沙
荏蘇等佛許之 鍬石韻會曰鍬他疾切石
名似金 按合言惡乳粥而其鹿糲寶鍬石
而賤直金今影略爾 瘦者是鑽左手未詳

涇渭不別醜醜誰知欲知回妍媸不如磨鏡

不可論金藥有無欲達心海岸不如棹船不

合談船後虛實不拔毒箭空問來處聞道不

動千里何見喻顯欲知道要須急學子谷風詩

涇相久而清濁異箋曰涇水以右渭故見其

濁湜湜持正自辛氏三秦記曰大海注涇水

出安定朝那縣西弁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

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與渭水合流三百里

清濁不相雜東合涇沮水至潼津入于河

妍媸文賦曰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注善曰范

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妍蚩

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癡

也殷類曰蚩駘也然妍蚩亦好惡也韻會曰

媸充之切侮也癡也增韻醜也集韻本作安

今作媸通作蚩陸機文賦妍蚩好惡又淫也

蚩字別山山誤金藥水銀之類磨鏡之具也

拔毒箭前智論第十五曰譬如有人身被毒

箭親屬呼醫欲為出箭前塗藥便言未可出箭

我先當知汝姓字親里父母年歲次欲知箭

出在何山何木何羽作箭鏃者為是何人是

何等鐵乃至如是等事盡了了

知之然後聽汝出箭前塗藥藥

雙丸足以却鬼一匕可以得仙若使千年讀

誦本草。大素四大之病何曾得除百歲談論

八萬法藏三毒之賊寧調伏乎警雖學而不修則無益矣

雙丸以却鬼一七以得仙抱朴子金丹卷

按黃帝九鼎神丹經第四之丹名曰還丹

服一刀圭百白僊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王

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

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

凡人目上百鬼走避按本州日刀圭十方

也服石論日服丹以淨水嗽口先念東核許

蜜次且以一二九服之云四大之病維摩

經注僧肇曰四大增損則百病生

四大增損則四百四病同時俱作

自非酌海之信磨鏡之士誰能信一覺之妙

行修三磨之難思止止舍舍吾未見其人

看其人酌海佛本行集經日佛告諸比丘

昔有商主入海採寶得一貴重摩尼之珠復

墮海中時彼商主即持一杓發勇猛心持大

海欲令乾竭取所失珠海神念言此人愚癡

即說一偈世間多有眾生輩為貪財利種種

為我今見汝為愚癡更無有人過汝者八萬

四千由旬海今欲以杓挹令乾困乏徒自喪

一生所挹未多命便盡所挹之水如毛滴

余時商主復向海神而說偈言至不久挹海

當令空我無價寶墮此中是故要枯大海水

乃至彼海神心生恐怖此人如是精進勇猛持此海水必當竭盡即還寶珠說偈言精進處處得稱心懶惰恒常見大苦是故勤發勇猛意智人以此成菩提彼商王者即我身是無價寶珠既得復失以勇猛心未之還得今日亦然以精進故得大菩提見大藏一覽第三二又報恩經六度經華嚴第十一並磨鏡修禪要決曰梵慧法師傳譯烏菴國有僧久坐不能得定遂欲廢其業忽有天化為人來其前磨一鐵鏡僧問何用荅曰欲以作針僧曰何由可成天曰不休即成遂體悟還復習禪因得道果故住滅定住滅定故迄今猶在一覺即正覺也所謂不二之覺也二磨古鉢曰三種練磨也唯識論第九曰修勝行時右二退屈而能三事練磨其

心於所證修勇猛不退一聞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深遠心便退屈引他已證大菩提者練磨自心勇猛不退二聞施等波羅蜜多甚難可修心便退屈省己意樂能修施等練磨自心勇猛不退三聞諸佛圓滿轉依極難可證心便退屈引他鹿麕善况已妙因練磨自心勇猛不退由此三事練磨其心堅固熾然修諸勝行或曰磨當作摩謂三摩地即瑜伽佛法也

其人豈遠乎信修則其人若有信修不論男女皆是其人不簡貴賤悉是其器其器來扣

鐘谷則響妙藥及寶篋不啻無益珍衣滿櫃不
 着則寒阿難多聞不足為是釋迦精勤伐柯
 不遠舉代皆然勸將并信修阿難多聞法華
 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常
 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伐柯毛詩伐柯章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上不
 遠未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
 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未也柯斧也舉
 代皆然謂舉世皆
 好多聞不勤修也

悲哉濁世化佛所以弃入五千所以退者佛

世歎澆季弃入謂弃眾生入涅槃也五
 千退法華曰余時世尊生舍利弗汝已殷勤
 三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
 汝分別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五千餘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
 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
 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
 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雖毒鼓之慈廣而無邊而十將之誠高而有

淬師師誥訓不可不慎明甚深秘藏不可容
 易傳焉 毒鼓之慈

涅槃經第九如來性品曰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衆人中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衆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而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闡提也大日經疏第一曰或現佛身說種種乘乃至現非人身說種種乘隨類形聲悉是真言密印或久或近無非毒鼓因緣干將之誠又第二曰復次敲聞經中以毘尼爲秘藏要擇人簡衆方乃授之若未發律儀不令聽聞修習白摩訶衍中亦以持明爲秘藏未入

漫荼羅者不令讀誦受持還同空聽布薩翻招重罪所以然者如世人慈育稚子雖復情無所怪而不授與干將莫耶以不知運用方便故必傷其體今此法門亦復如是即身成佛旨趣難知恐未來衆生輕慢法故不能諮訪善知識未蒙三密加持而自師心執文輒自修學久用功用無所能成翻謗此經謂非佛說又此經文有淺略深秘一釋就深秘釋中復有淺深輒亦披翫者以不解密號故謂是因緣事相心生慢易自言我行直道何用咒術事耶以如是等因緣感置法業於無量劫墮惡趣中所以修學真言者要令先入漫荼羅也 淬選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鏘樸善本

作注良曰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也善曰
郭璞二蒼解詁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姝切鑿
工練切 誥說文曰告也徐曰
以文告曉也故右文告之辭

子若不越三昧耶護如身命堅持四禁愛均

眼目如教修觀臨坎右績則五智秘壘旋踵

可期况乃髻中明珠誰亦秘惜 謂若右篤信
可許中指授

四禁三摩耶四重禁顯露右恐登壇當宣爾
愛均眼目寶篋印陀羅尼經曰一切如來
加持護念猶如愛眼 臨坎禮記疏曰盟之
為法先齧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

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王敦用血為盟書成
乃軟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
謂之載書也 秘壘義與秘印同髻中明珠
見于第一卷今指理趣釋言如此則得受五
智之秘印現於理趣釋經本乎一謂若斯頓
得五智之印壘而繼法王之職位現證所喻
髻中明珠法華一乘之妙理乎 旋踵漢書
霍光傳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注師古曰宜
速決

努力自愛因還此示一二釋遍照 書尾之常
禮因還

謂因使者之還也 釋氏要覽曰開元錄
云秦晉已前出家者多隨師姓後彌天沙門

道安云凡剃髮洗衣紹釋迦種即無殊姓宜
悉稱釋氏時皆未然泊譯出阿含經云佛告
比丘四大河水入海無復本名同名為海四
姓之子於佛出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無復
本姓但云沙門釋子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
雜類出家皆捨本姓同稱釋子今稱沙門釋
者蓋天竺出
家外道亦自
稱沙門今以
釋字簡之或
單稱釋亦一

見還俗人作

昔日剃頭今長髮出家二種心惟重

出家二種心未

詳律曰毀其形好剃除鬚髮俾即發先業使
異餘出家者集福德三昧經曰若右菩薩作

是二昧雖在家當說是人名為山出家羅什曰
雖為白衣能發無上心者以心超三界形雖
有繫乃真出家具足戒行

紅花綠實一物君見春秋顏色同世理無

常人如此心緣不動大道通

此四句述
初二句意

長江萬里以相答雖不處身如虛空

此二句
蓋自叙

言阻長江萬里唱和然身如處虛空無復滯
著萬里何必遠矣淵明詩曰情通萬里外形

迹滯江山
此今翻

後夜聞佛法僧鳥

佛法僧鳥典籍所載未有所見余嘗親聞于
南山摩尼峯上其巖似呼佛法僧也或曰此
詩於南山龍光院所詠焉或曰於內州高貴寺所製也

閑林獨坐草堂曉三寶之巖聞一鳥一鳥有

巖人有心巖心雲水俱了了

或曰鳥巖人心
雲光水色莫非

法身三密也或曰巖心雲水俱了了之境
非他人所得測量矣所謂唯獨自明了餘人
所不見之處李太白詩曰
花將色不染心與水俱閒

詠十喻詩

沙門遍照人刪文并書

十喻九想兩篇從來諸師捲席莫講焉未知
所以其然也十喻大日經疏第二二日經云
秘密主若真言門修菩薩行諸菩薩深修觀
察十緣生句當於真言行通達作證乃至如
實遍知一切心相者是略答前問中修行句
也如下文萬行方便中無不藉此十緣生句
淨除心垢是故當知家為旨要真言行者持
宜留意思之然統論此品中十緣生句略有三
三種一者以心沒蘊中欲對治實法故觀此
十緣生句如前所說即空之幻是也二者以
心沒法中欲對治境界繫緣故觀此十緣生
句如前所說蘊阿賴耶即心之幻是也三者

以心沒心實際中欲離有爲無爲界故觀此
十緣生句如前所說解脫一切業煩惱而業
煩惱具依即不思議之幻也摩訶般若中十
喻亦具含三意今此中云深修觀察者即是
意明第三重且如行者於瑜伽中以自心爲
感佛心爲應感應因緣即時毗盧遮那現所
意見身說所宜聞法然我心亦畢竟淨佛心
亦畢竟淨若望我心爲自即佛心爲他今此
境界爲從自生耶他生耶共生無因生耶以
中論種種門觀之生不可得而形骸宛然即
是法界論幻即幻論法界即法界論遍一切
處即遍一切處論幻故名不可思議幻也
此經所以次無垢菩提心即明十喻者包括
始終綜該諸地既觸緣成觀不可縷說云

誦如幻喻

又曰經云乃至云何爲幻謂如咒術藥力能造
所造種種色像惑自眼故見希有事展轉相
生往來十方然彼非去非不去何以故本性
淨故如是真言幻持誦成就生一切者佛
說藥力不思議如人以藥力故具空隱形履
水踏火此事非諸論師等能建立因量出其
所由亦非可生疑謂定應亦或不應亦過如
是籌度境界唯親行此藥執持行用者乃證
知耳乃至依三密修行得成一切奇特不思議
事雖一一緣中諦求畢竟離於四句法亦如
是不異淨心而自在神變宛然不謬此事亦
非諸大論師等聰辨利根者所能測量獨有

法苑珠林卷第十

方便具足得成悉
地者自證知耳

吾觀諸法譬如幻惣是眾緣所合成一箇無

明諸行業不申不外惑凡精又曰釋論云佛

師幻作種種事於汝意云何是幻所作內有

不答言不也又問外有不內外有不乃至皆答

言不也乃至佛言無明亦如是雖非內有乃至

無生滅者而無明因緣諸行生若無明盡行

亦盡乃至

廣說云

三種世間能所造十方法界水蓮城非空非

右越中道三諦宛然離像名

三種世間探玄記第一曰世者

是時間者是中時中顯現故云世間世間不

同有其三種一器世間為所依處二智正覺

世間為能化主三眾生世間為所化機云

能所造疏又曰又如藥術因緣亦現能造所

造種種色像雖於眾緣中一諦求都無生

處而亦五情所對明了現前云今言三種

世間能造所造及十方法界皆是如幻術所

現能造所造種種色像非空非有也能造者

所造者一切造色也或說曰能造者密家所

談萬法能生不生亦大所造者所謂四曼差

別諸法者恐非今之義矣水蓮城或曰蓮華藏世界也

言三種世間蓮華藏世界並是如幻非空非

有超越中道也或曰一本作水蓮城推謂水

上聚沫乎二下日一太五木五並五如五非
諦空假中道ナリ

春園桃李肉眼眩秋水桂光幾醉嬰楚澤行

雲無復有洛川迴雪重還輕秋水桂光水月

嬰兒也如疏釋水月喻日如少兒見水中月
歡喜欲取又日ハ不得如彼照女童欲作方便取
之以爲玩好之具也楚澤行雲選高唐賦

日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
之觀其上獨有雲氣萃兮直上忽兮改容須
史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
日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
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
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
丘之阻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
之下且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注
良日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云善曰漢
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
其中有臺觀洛川回雪又曹子建洛神賦
日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
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
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日云其形也翩若驚鴻
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髮鬋兮
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ヲ
封着狂迷三界熾能觀不取法身清拙哉迷

者孰觀此超越還歸阿字營

咄哉叱之辭意欲策勵勸發也

孰觀此一日有孰觀此者乎言無觀此者也故言咄哉迷者一日言請誰人皆觀此也營說文曰匣居也軍壘曰營阿字所謂一切諸法本初不生義也

詠陽燄喻

疏曰經云復次祕密主陽燄性空彼依世人妄想成立有所談議如是真言相唯是假名者釋論云以日光風動塵故曠野中動如野馬無智人初見之為水衆生亦亦結使煩惱日光動諸行塵邪憶念風於生死曠野中轉無智慧者謂一相為男一相為女復次若遠

見之謂以為水近則無水相如是遠聖法者不知無我及諸法空於陰界入性空法中生人想等若近聖法則知諸法實相是時虛誑種種妄想盡除惠影智論疏第二曰西國名為陽炎此國名野馬郭象莊子注曰野馬遊氣也莊子疏曰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中猶奔馬謂之野馬又按郭璞穆天子傳注曰野馬亦如馬而小

遲遲春日風光動陽燄紛紛曠野飛舉休空

空無所有狂見迷渴遂忘歸

遲遲謂日禾毛詩曰春日遲遲

采薇系祁祁毛傳曰遲遲舒緩也風光選謝玄暉詩曰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注翰曰

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有光也
迷渴智論第六曰飢渴悶極見熱氣如野馬謂之爲水疾走
趣之轉近轉滅云云

遠而似有近無物走馬流川何處依妄想談

議假名起丈夫美女滿城圍謂男謂女是迷

思覺者賢人見則非五蘊皆空眞實法四魔

與佛亦夷希走馬流川並指陽炎假名起

曠野遠望之者徒見此炎炎之相強立假名未其實事都不可得故云妄想成立有所談

議也 丈夫美女滿城圍言執假名故滿城

見丈夫美女或曰圍當作闥蓋書寫之誤矣

說文曰闥宮中之門也 覺者賢人謂覺者

賢人了諸相空故簡非於迷人所見也 夷

希如第

二卷

瑜伽境界特奇異法界炎光自相暉莫慢莫

欺是假物大空三昧是吾死疏又曰如眞言

見種種殊特境界乃至諸佛海會無盡莊嚴

余時應作此陽燄觀了知唯是假名離於慢

著轉近心地則悟加持神變種種因緣但是

法界焰耳 大空三昧或曰指十緣生句觀

門ヲ 妃ハ惠ツ為ス男ヲ定メ為ス女ト
如レ前ニ 故ニ謂フ二ニ昧ラ為ス妃也
已注

詠如夢喻

疏又曰經云復次秘密主如夢中所見晝日
牟呼栗多利耶歲時等住種種異類受諸苦
樂覺已都無所見如是夢真言行應知亦亦
者釋論云如夢中都無實事謂之有實覺已
知無而還自笑人亦如是諸結使眠中實
無而著得道覺時乃知無覺亦復自笑云

一念眠中千萬夢仁娛仁苦不能籌人間地
獄與天閣一哭一歌幾許愁睡裏實真覺不

見還知夢事虛狂優無明暗室長眠客處世

之中多者憂

又曰如夢中自見住壽一曰乃至無量歲有種種國土及眾生

族類或昇天宮或在地獄受諸苦樂覺時但
一念間耳云 優寬裕義言夢中瞋喜懼怖
念念焉覺已寂乎無事此知夢事虛誑而自
先寬裕一謂優饒多義言覺已還知夢事千
萬瞋喜懼怖惣是虛誑 無明暗室疏又曰
無明眠力故不應瞋喜憂怖而生瞋喜憂怖
等云華嚴第七十一日一切眾生著
我我所住无明闇室入諸見稠林

悉地樂宮莫愛取有中牢獄不須留剛柔氣

聚浮生出地水緣窮死若休輪位王侯與卿

相春榮秋落逝如流深修觀察得原底大白

圓圓萬德周悉地樂官當乾闥婆城喻下詳

之夢亦復如是或須臾間備見無量加持境界或不超于座而經多劫或遍遊諸佛國土親近供養利益衆生此事諸衆因緣中觀察都無所起不出一念淨心乃至行者得如是境界但當以夢喻觀之心不疑怪亦不生著即以普現色身之夢作無盡莊嚴故云深修十句也 有中謂三有中中也難可出離故言牢獄剛柔氣聚假儒家語謂受生之初剛柔

陰陽二氣也二氣凝結成人及萬物地水緣窮以佛散意顯離散之終地水具當言地水火風深修觀察十緣生句經文也引得上得原底當作源底又源本作原會疏上文曰唯右如來乃能窮此十喻達其源底

詠鏡中像喻

疏又曰經云復次秘密主以影喻解了真言能發悉地如面緣於鏡而現面像彼真言悉地當知如是者此中言影即是釋論鏡中像喻彼論云如鏡中像非鏡作非面作非執鏡者作非自然作亦非無因緣作何以非鏡作若面未到鏡則無像故何以非面作無鏡則

無像故何以非執鏡者作無鏡無面則無像
故何以非自然作者未_レ有鏡未_レ有面則無像
像待_レ面待_レ鏡然後_レ有故亦非無
因_レ至_レ當知諸法亦復如是云

長者樓中圓鏡影秦王臺上方丈相不知何
處忽來去此是因緣所生狀非有非無離言
說世人思慮絕等量莫言自作共他起外道
邪人繞虛妄心神衆生不同異因緣而顯猶
如響長者圓鏡秦王方丈但舉鏡而已非取其
事也 長者圓鏡未詳事緣若指演若達

多之事歟首楞嚴第四曰佛告富樓那汝豈
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
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嗔責已頭不見面目
以爲魘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
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佛言
乃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
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何遺共富
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爲在子璿注曰演若達
多此云詞投本頭與鏡俱喻性覺照面喻強
覺忽生所相矣立愛喻堅執不捨認相爲真
既喜有相反惡無相故嗔已頭不見面目真
無形相不順妄情便生驚怖執相迷性輪迴
不息故云狂想魘魅山澤之
怪也 秦王方丈見第十卷

閑房攝念無明斷蘭室焚香讚響暢三密寥

寂同死灰諸尊感應忽來訪莫喜莫嗔是法

界法界與心無異詳蘭室義同香室釋氏要覽曰毗奈耶律義淨三

藏注云西方名佛堂為健陀俱胝此云香室不稱佛堂佛殿者蓋不欲親觸尊嚴故諸尊感應疏曰今此真言門中以如來三密淨身為鏡自身三密行為鏡中像因緣有悉地生猶如面像若行者悉地成就時乃至起五神通住壽長遠面見十方國土遊諸佛刹皆以此喻觀察是事云法界疏第七曰夫法界者即是心界以心界本不生故當知法界

亦本不生乃至心界無得無捨故當知法界亦復無得無捨尚自無無法可捨况可得乎若法界是可得相者即是從眾因緣生若眾因緣生當知自無本体何况為諸法体故法界者唯是自證常心無別法也無異詳詳字當作作祥蓋轉寫之誤矣異祥謂奇異祥瑞也古人鳳詩曰丹穴生來表異祥今言法界及心澹乎無為元來判無奇異之事何喜怒哀之有乎

詠乾闥婆城喻

疏曰經云復次秘密主以乾闥婆城譬解了成就悉地宮者釋論云日初出時見城門樓

檀宮殿行人出入日轉高轉滅此城但可眼
見而無實有右人初未嘗見意謂實樂疾行
趣之近而逾失日高遂滅飢渴悶極觀熱氣
如野馬謂之為水復往趣之乃至求之疲極
而無所見思惟自悟渴願心息行者亦尔若
以智慧知無我無實法者是時顛倒願息至
此中言悉地宮有上中下上謂密嚴佛國出
過三界非二乘所得見聞中謂十方淨嚴下
謂諸天修羅宮等若行者成三品持明仙時
安住如是悉地宮中當以此喻觀察如海氣
日光因緣邑居嚴麗層臺人物燦然可觀
不應同彼愚夫以女生貪着求其實事云
海中嚴麗見城櫓走馬行人南北東愚者仁

觀為有實智人能識假而空天堂佛閣人間

殿似有還無與此同可咲嬰兒莫愛取能觀

早住真如宮嬰兒喻愚夫迷人真如宮或

生真理之域也

詠響喻

疏曰經云復次祕密主以響喻解了真言嚴
如緣嚴有響彼真言者當如是解者釋論云
若深山峽谷中若深絕澗中若空大舍中以
語言敲相擊故從嚴有嚴名為響無智人謂

爲有實智者心念是敲無人作但以敲轉故
更有響敲誑人耳根人欲語時亦咽口中右
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響出時觸頂及齧齒
唇舌咽膈七處而退是名語言愚人了解而
生三毒智者了知心無所著但隨諸法實相
真言行者若於瑜伽中聞種種八風違順之
音或諸聖者以無量法音現前教授乃但從
三密眾緣而有是事非生非滅非有非無是
故於中不應妄生戲論亦
時自入音敲慧法門也

口中峽谷空堂裏風氣相擊敲響起若愚若
智聽不同或瞋或喜匪相似因緣尋覓會無

性不生不滅無終始安住一心無分別內風

外風誑吾耳

峽山峭而夾水曰峽見趙充國傳
安住一心所謂隨法實相也

內風外風內風有情之敲名有執受外風非情之敲名無執受

詠水月喻

疏曰經云復次祕密主如因月出故照於淨
水而現月影像如是真言水月喻彼持明者
當如是說者釋論云月在虛空中行而影現
於水實法性月輪在如如法性實際虛空中
而凡夫心水有
我我所相現

桂影團團家廓飛千河萬器各分暉法身寂

寂大空住諸趣衆生互入歸寥廓選第五十七注銑曰空虛

也千河萬器疏又曰又如一切江河井池大小諸器月亦不來水亦不去而淨月能以

一輪普入衆水之中我今亦復如是衆生心亦不來自心亦復不去而見聞蒙益皆實不

虛故當以慧杖攪之使知無實上文曰由自心澄淨故諸佛密嚴海會悉於中現或自以如意珠身於一切衆生心中現亦時應

諸想觀法身寂寂今法身喻月輪千河萬器况一切衆生所謂實法性月輪在如如法

性實際際虛空中是也

水中圓鏡是偽物身上吾我亦復非如如不

動爲人說兼着如來大悲衣圓鏡亦月也身上吾我疏又

曰無明心靜水中見吾我僑慢諸結使影實智慧杖擾心水則不見如如不動又曰既

能自靜其意復當如如不動爲人演說之故曰持明者當如是說

詠如泡喻

又曰經云復次祕密主如天降雨生泡彼真言悉地種種變化當知亦尔者乃如夏時雨

水自雨水水中隨滂之大小生種種浮泡形類各異然水性一味自爲因緣四句推求無別

所生之法是故此泡舉體從緣泡起即是水起泡滅即是水滅故以此喻即心之變化也如行者即以自心作佛還蒙心佛亦悟方便轉入無量法門又以心為漫荼羅此境與心為緣能作種種不思議變化是故行者以浮泡喻觀之了知不離自心故不生著也

天雨濛濛天上來水泡種種水中開乍生乍

滅不離水求自求他自業裁濛濛微雨也說自業裁言自業之所裁成也

即心變化不思議心佛作之莫怪猜萬法自

心本一体不知此義尤可哀猜疑也

詠虛空華喻

疏曰經云復次秘密主如空中無眾生無壽命彼作者不可得以及心迷亂故而生如是種種妄見者釋論云如虛空者謂但有名而無實法虛空非可見法遠視故眼光轉見縹色諸法亦如是空無所有人遠無漏實智慧故弄實相見彼我男女屋舍城郭等種種雜物心著如少兒仰視青天謂有實色右入飛上極遠而無所見

空華灼灼有何實無色無形但有名染淨元

來不能動雲霧晴晴名濁清

灼灼毛詩傳曰華之盛也雲

霧晴晴疏曰又如虛空性常清淨人謂陰晴為不淨諸法亦如是性常清淨娑欲瞋恚等瞋故人謂不淨

實相如如一味法迷人妄見三界城四魔三

毒空之幻莫怖莫驚除六情

四魔三毒疏曰行者修觀行時

若右種種魔事種種業煩惱境皆當安心此喻如淨虛空云云六情俗書之中以喜怒哀等為六情聖教之中謂六識也

詠旋火輪喻

疏曰經云復次秘密主譬如火燼若人執持在手而以旋轉空中有輪像生者如人持火燼空中旋轉作種種相或方或圓二角半月大小長短隨意所為愚少觀之以為實事而生念着然實都無法生但手中速疾力能運一火成無量相耳真言行者若於瑜伽中隨心所運無不成就乃至於一阿字門旋轉無尋成無量法門亦時當造斯觀但由淨菩提心一體速疾力巧用使然不應於中作種種見計為勝妙而生戲論也

火輪隨手方與圓種種變形任意遷一種阿

世集抄 十一 十二

字多旋轉無邊法義因茲宣

此是十喻詩修行者之明鏡末佛人之舟筏

一誦一諷與塵卷而含義一觀一念將沙軸

以得理故揮翰札以贈東山廣智禪師觀物

思入千歲莫忘上都與神護國祚

此十喻皆是摩訶衍人甚深緣起非敲聞緣覺安足之處故名大乘句云與塵卷含義又曰諸佛以此十緣生義必定師子吼說如來性心實相印若右能信解者假使十方世

界一切諸魔皆化身作佛說相似股若亦不

能變易其心使法相不如此是故曰必定句

毘盧遮那即以此十緣生句不思議法界作

無盡莊嚴藏從十世界微塵數諸法界門常

出生根力覺道禪定解脫諸寶遍施衆生猶

尚不匱故曰具足法財

東山廣智禪師

元亨釋書圓仁傳曰圓仁野之下州都賀郡

人同郡大慈寺僧廣智德行兼優俗號廣智

菩薩者也仁父以仁付智智後付傳教大師

之東山矣千歲祝言也

或曰此文末似有闕矣

九想詩十首

想字諸本本作相者非法界次第中曰一張想
二壞想三血塗漫想四膿爛想五青瘀想六
噉想七散想八骨想九燒想次通明禪而辨
九想者上所明禪雖有定慧但是實觀未有
得解之觀則對治力弱從九想以去所明禪
定悉有得解之觀於對治重煩惱病中力用
為強如伐堅樹若用軟斧斷之不斷應更取
強斧九想既是得解觀之初故次而辨之此
九通名想者能轉心轉想故名為想所謂能
轉不淨顛到想故此九法皆言想也大論第
二十一有委釋九想之次第與法界次第列
者同但云血塗想青想無漫瘀之二字諸集
法數載九想一縱脹二青瘀三壞四血塗漫
五膿爛六虫噉七散八骨九燒 此中九想

次第一新死二肪脹三青瘀四方塵五方亂
六鏤骨猶連七白骨連八白骨離九成灰或
曰此篇非大師之文大唐隋郡開元寺唐南
壁所書不知誰作也或曰此中第九成灰想
詩獨在開元寺唐餘大師草也或曰全篇大
師所製也或曰此篇韻不叶不審矣按黃魯
直詩中右丹穴鳳凰羽風林虎豹章小謝右
家法聞此不聽米之句任子淵注曰米字韻
與章字韻不協蓋詩人旁用他韻如退之此
日足可惜詩是也又按王臺新詠徐幹雜詩
日沈陰結愁憂愁憂為誰興念與君生別各
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
飲食慊慊常飢空端坐論無為髮髯君容光
此詩與興方空皆不同韻蓋古詩多如此

新死想第一

世上日月短，泉裏年歲長。

泉裏黃一泉下也

速疾如蜉蝣，暫爾同落崩。

二句全述初短字，蜉蝣朝生夕死如

第四卷落崩爾雅曰崩落死也曲禮曰天子死曰崩左傳注疏曰天子崩若山崩然爾雅疏曰尚書堯死曰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又曰郭云古者死曰尊卑同稱耳云

風雲辭貪庫，火埒罷欲城。

貪庫欲城皆謂入身也晉書杜預傳

日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貪充身中便信愁賦曰攻許愁城終不破欲城者風雲喻其易去火埒疑書寫之誤乎當作煇字煇房光切說文曰蒸也徐曰蒸氣上出也爾雅注曰氣出盛也又皮彪切火氣會韻若作煇則謂身死如火氣滅其速也

生期既盈，數死籍方註名。

死籍籍簿書也死籍司命之所註也

抱朴子內篇第二曰欲食去三尸藥當服丹砂服之十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

諸壽命若霞，切利非匠堂。救贖未解，所詠吟

而懷傷。切利非匠堂一句難消解矣今強解謂雖切利非匠堂而未解所救贖言

不免壽盡也初利壽量人間百歲也非匠堂神
僧傳第一曰着域見洛陽官城云彷彿似初
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匠此宮者
從初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云贖韻會曰
神屬切說文質也徐曰以財贖罪也選陳太
丘碑曰命不可贖注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翰曰言人命有分云死不可
以重寶財以贖取云

肪脹想第二

肪說文曰肥也韻會曰脂也他書作臄脹韻
會曰臄滂江切臄脹王篇曰臄薄江切臄臄
脹大貌會又曰脹腹大也廣韻曰脹滿法界
次第曰若觀人死屍臄脹如韋囊盛風異於

本相是為
臄脹想也

丘陵虛且廣人跡隔猶斷皎潔朗月度蕭瑟

秋葉滿丘廣雅曰小陵曰丘周禮冢人以爵
等為丘封之度注云別尊卑也王公

曰丘諸臣曰封疏曰此無正文以爾雅丘是
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聚土曰封人所造故
屬之諸臣陵說文曰大阜也韻會帝王所
葬曰山陵漢有五陵原齊語陵為之終注以
為葬也似不但帝王皎潔寒山詩曰吾心
似秋月碧潭清皎潔蕭瑟選禰衡鸚鵡賦
曰嚴霜初降涼風蕭瑟宋玉九辯曰悲哉秋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兮而變衰注翰

日蕭瑟
秋風貌

含悲起四望但覩屍一人裸衣卧松丘被髮

長夜眠長夜眠山谷注曰廣紀鄭郊謁友人於陳蔡路逢一冢有竹兩竿鄭作詩

日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冢中賡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

唯以四相遷非投半偈人昔時萬牲厨今更

百獸膳初二句言生住異滅之相所遷徒老徒死非為求法捨身之人也張孟陽

七哀詩曰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末二句語意相似矣

青瘀想第三

法界次第曰若觀死屍皮肉黃赤黑瘀青黧是為青瘀想

鬼吏示無脫死坑深無底鬼吏或曰獄卒也死坑或曰謂地獄

也或曰人之死譬如陷坑以死比坑也

滿月已掩光寶鏡轉自敗滿月喻面貌圓滿智度論第一曰佛

相莊嚴身大光滿月面掩光死失顏色也敗弃廢之意

既如被飄燈復同落華枝日往轉增爛月來

更自儻

被飄燈謂被風飄滅之燈也或謂風

無為畫眉者獨月點儻也樂府黃小門歌曰點儻方初月縫研學后橋

白蠕孔裏春蠶黜上飛欲尋昔日愛一悲

一可愧

蠕韻會曰蠕乳充切說文動也廣韻蟲動也或作蠕青蠶孟子曰上世

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怪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蝓嘍之其類有泚

睨而不視黜韻會曰疾智切說文曰鳥獸殘骨曰黜黜可惡也从骨此嚴引禮記月令

掩骼埋醜或从肉今文禮記作醬注骨枯曰骼肉腐曰醜云古樂府曰今日牛羊上丘壟

當時近前面發紅悲愧智論曰行者到死屍邊見死屍腫脹如草囊盛風異於本相心生厭畏我身亦當如是至是身好相細膚姝媚長眼直鼻平額高眉如是等好令人心惑今但見隆脹好在何處男女之相亦不可識云

方塵想第四

法界次第血塗漫想蓋當此耶當為噉想耶膿爛想散想亦相似詩意矣

四大良可厭五陰理難持風火去不還水土

將朽敗風火水土乃四大也名義集曰圓覺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

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
津液涎沫淡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
氣歸火動轉歸風云淨覺云通名大者且從
事立智論云佛說四大無處不有故名爲天

青黑且寬滿膿猶痰爛莠九孔所流汁一界

甚臭穢青黑青瘡之謂智論曰或見杖楚死
者青瘡黃赤或曰曝瘡黑寬滿臃

脹之意歟莠以九切說文曰禾粟下生莠

云義難會或曰莠字誤作莠歟按莠叶韻
灰韻於面切又賄韻鄔賄切九孔太論第

四十三日身不淨充滿九孔常流無有淨相
莊子知北遊篇曰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
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希逸曰九竅人類
也八竅禽類也

猛獸踞其側禍烏鳴一提體留此野塵魂爲

何處歸法界次第曰若觀死屍蟲咀啞食烏
挑其眼狐狗咀嚼虎狼鬪列食是爲噉想

方亂想第五

似法界次第壞想矣

見縛難超網分段非恒報見縛我見如縛也
見右五謂身見邊

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分段三界六道
果報依身也四散儀集解曰三界六道支分

形段非恒報言非常恒
之果報也謂無常身也

命速如飛箭身空如朝露

漢書蘇武傳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

此

玉顏亦膿血芳休徒敗腐鼻氣逐風遠膏腹

炎隨流

膏腹或曰膏與腸也或曰身腹之膏也 炎隨流謂急心流如火

錦衣羞其爛光枕非人覩悲歎無所及棧淚

還移路

錦衣羞爛言昔愛錦衣今見其爛壞無可愛故羞之也或曰錦衣可羞之

也光枕錦繡刻鏤之枕也毛詩曰角枕粲兮智論曰念此死屍本有好色好香塗身衣以

上服飾以華絲今但臭壞膿爛塗身

鎖骨猶連想第六

畏影不知陰如蝶居世雲命短電光急作松

下塵埃

畏影莊子曰畏影而走乎日中言若畏世間無常須未常樂果狀現

世苦果當殖將來種然不知然之譬如畏影者不知陰避影也 如蝶莊周夢之事見上

世雲浮世如浮雲也 松下塵李太白憶賀監詩曰昔好孟中物今為松下塵

平生市朝華則今白骨人黃鵠非呼子青柳

復非田

黃鵠呼安樂集以七喻說臨終念佛
功能曰一少火喻至七黃鵠喚子安

子安還活豈可得其境下千齡決無可甦好
還活之事列一青柳非田次下雖殖青柳根
仙傳不載又下曰青柳非復華九想一篇三
山山青柳意當有故事未檢得焉

春華徒自香明月空照山呼嗚永寂寞終獨

不知春

徒空兩字慨
無其人矣

白骨連想第七

寂寞希人跡蕭蕭散遠聚落見有朽敗體條然

有中澤

蕭散或曰蕭索離散也聚落村里也
體即侯切說文觸體也从骨婁聲

集于中澤
中澤澤中也毛詩曰鴻雁于飛
右字當作在恐書手之謬誤矣

松柏作良陰荒茨蓋濕席風雲所恒曝霜露

更自瀝

茨韻會曰才資切音與慈同說文茨
茨茅蓋屋从草次聲徐曰次策茅以

蓋之也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曰茨
風雲所曝智論曰鳥獸已去風日飄曝

筋斷骨離
各各異處

日來隨日枯年去逐年白雖殖青柳根豈能

招鵲

青柳根未詳

鵲鵲韻會曰扁鵲古

之良醫也或作鵲史記曰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云扁鵲過魏魏太子死云扁鵲曰云太子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治疾不以湯液割皮解肌訣脈結筋云前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云若是太子可生也云扁鵲曰太子病者所謂尸蹙者也云乃使弟子子陽厲鍼云所取外三陽五會右間太子蘇云

白骨離想第八

永無如夢虛塵境如泡體娑婆可厭所闊浮

非樂寐

並見上

膚血異夜月青柳非復華爪髮各塵草頭頸

散東西

異夜月言夜月虧而還盈膚血朽不再完也青柳如次

落葉半覆體秋菊時可愛垂淚佛能禁空是

為人啼

秋菊可愛或曰言至白骨離散時能可愛秋菊乎似興矣因所見之物起歎

成灰想第九

山川長萬世人事短百年骸膝已盡滅棺槨

猶成塵尾尸依無所神鼻豈守墳碑上聊題

名隴底寧歛君帝營壽陵詔曰夫葬也者藏也欲入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家非棲神宅禮不墓祭欲存尸之不顯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灌頂經曰阿難

白佛言若人命終造立墳塚是人精鬼在中否佛言在亦不在何以故若人生時不造善根不識二寶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為其修福是其精鬼在墳中未有生處故或在生前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人間故言不在或在生前不信正真誦誑欺人造作惡業合墮玄田生惡鬼地獄釋氏要覽下

日月黃白土終歸黑風山唯有三乘寶不修

八苦人黑風山未檢晉楞嚴曰一切眾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至云何

六報一切眾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一者見報至六者思報此思業交終時先見惡風飄壞神識被吹上空旋落墮無間獄云又因本經明八大地獄及十六小地獄其十六中右黑雲沙小地獄飛沙熾然燒洞徹又其八大地獄在鐵圍山與大鐵圍山之間極大黑闇中地藏本願經地獄名號品中曰閻浮提東方右山號曰鐵圍其山黑遂無日月光右大地獄號極無間又有地獄名大阿鼻等一二乘聲聞緣覺菩薩乘也八苦見上

六識今何在四大劣餘名寒苔綠壤綠夏草

鑽墳生囊中糧尚在松下髮猶青蒼蒼隴雲

合瑟瑟夜松聲四大劣與六識相望言也

梁簡文帝詩曰遠聞風瑟瑟亂視雲非陳

江總陳宣帝哀策文曰鳥哀哀而敬馬曙松瑟瑟而吟枝

續遍照發揮性靈集補闕鈔鈔卷第十之下

慶安二年六月十有四日於尾陽山口長久

文室草了釋運啟

性靈集卷第十

